



小美人鱼

The Mermaid

Camilla Läckberg

〔瑞典〕卡米拉·拉克伯格 著 陈媛熙 译

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四个罪孽深重的灵魂
小美人鱼的复仇即将开始……





小美人鱼

The Mermaid

Camilla Läckberg

〔瑞典〕卡米拉·拉克伯格 著 陈媛熙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2-9260

Sjöjungfrun(The Mermaid)© 2008 by Camilla Läckberg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amilla Läckberg

c/o Nordin Agency,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.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美人鱼/(瑞典)拉克伯格著;陈媛熙译. —北京:
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02-010216-7

I. ①小… II. ①拉… ②陈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
瑞典—现代 IV. ①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12532号

责任编辑:曾少美

文学统筹:曹雪峰

装帧设计:张志全

小美人鱼

[瑞典]拉克伯格 著

陈媛熙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266千字 开本:894×1260毫米 1/32 印张:10

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6000

ISBN 978-7-02-010216-7

定价:28.00元

引子

他就知道，东窗事发是迟早的事，纸终归包不住火。尽管多年来他一直在竭尽所能地遮掩，但他每多说一个字，离那无可名状的可怕事实就更近一步。

现在，逃跑已绝无可能。所以，他决定孤注一掷，让命运来做主。如果那里有人，他就非说出来不可。如果没人，他就继续去上班，就当是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可他刚一敲门，门就应声而开。他走进屋子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眯起眼打量。站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想见的那个人，而是另一个人。

他跟着她走进隔壁的房间，她的一头长发在脑后节奏地甩来甩去。他开口诉说、提问，各种想法在他脑海里乱成一团。所有的东西都变得似是而非，一切都不太对劲，可似乎又没什么错。

突然间他住了口。有个东西猛地刺入他的腹部，截断了他的后半句话。他低下头，看到一把刀从伤口中拔出，血开始汩汩地往外渗。接着又是一刀，这次更疼了，锋利的刀刃在他体内不停地搅动。

他知道自己完了。虽然他还有好多事要做，有好多东西等着他去看、去体验，但一切都要在这里画上句号。不过，他落到这个地步也算是罪有应得。在干了那件事之后，他就不配享受过去那些好日子，不配得到别人的爱。

当疼痛麻木了他的感官，刀子不再动之后，水漫了上来。一只小船在海浪中颠簸。而当他被冰冷的海水包围时，所有其他的感觉统统消失了。

他的双眼最后定格在她的头发上。长长的，乌黑的。

“可这都三个月了！你们怎么还没找到他？”

帕特里克·赫德斯特伦凝视着他面前的这个女人。每次他看到她时，她都比上一次更加疲惫不堪。她每星期三都要到塔南舍警察局来一趟。自从她丈夫十一月初失踪以来，她周周如此。

“我们已经尽了全力，希娅。你知道的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一言未发，放在膝盖上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不停地哆嗦着，双眼噙满泪水，凝视着他。她这种样子帕特里克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。

“他还没回来，是不是？”
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是，我想他还没有。”

她没再继续问下去，但他看得出来，他的话不过是把希娅·谢尔纳早已知道的事又强调了一遍而已。她丈夫马格纳斯一直没回过家。十一月三日，他六点半起床，洗了个澡，穿戴停当。两个孩子和妻子先后出门时，他还和他们挥手告别。刚过八点钟时，有人看到他走出家门，前往自己工作的地方塔努姆之窗。从那以后，就再没人知道他的下落。本来一位同事要开车捎他去办公室的，但马格纳斯根本没去他家。从他位于运动场附近的家，到夫雅巴卡小型高尔夫球场近旁同事的家，就在这中间的某个地方，马格纳斯·谢尔纳凭空消失了。

警方查遍了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他们发布了寻人启事，同五十多人谈过话，包括他的同事和亲朋好友，还调查过他会不会因负债而被迫潜逃，有没有秘密情人，有无可能挪用了公款等等。

帕特里克送走希娅后，小心翼翼地敲了敲波拉·莫拉莱斯的门。“请进。”她立刻说道。他走进房间，随手带上门。

“又是他老婆？”

“是啊。”帕特里克叹了口气。

“你觉得他死了吗？”

“恐怕是吧。”帕特里克说。自马格纳斯失踪以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把心中的怀疑说出来。

“可尸体还没找到。”

“对，没有尸体。”帕特里克说，“可到哪儿去找呢？总不能把大海翻个底朝天，或者把夫雅巴卡附近的树林给搜个遍吧。咱们只能耐着性子等，指望有人能找到他，无论是死是活。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而且希娅每个礼拜到咱们这儿来，盼望这个案子能有点进展时，我也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好。”

“那只不过是她对待这件事的方式罢了。这样她会觉得自己也能做点什么，而不是枯坐在家里等消息。要是换了我，非发疯不可。”波拉扫了一眼她放在电脑旁的照片。

“我能理解。”帕特里克说，“但这又帮不上什么忙。”

“是的，当然不能。”

一时间，沉默的气氛笼罩着这间狭小的办公室。最后，帕特里克站了起来：“咱们只能盼望他自己现身了。活见人，死见尸。”

“我想你说得对。”波拉说。但她看上去和帕特里克一样沮丧失望。

“瞧你胖的。”

“你还好意思说我！”安娜一边从镜子里瞪着姐姐艾丽卡，一边指着她的肚子说。

艾丽卡·法尔克转过来，像安娜那样侧身站着，她不得不承认安娜说对了。

“我真是一点儿都不羡慕你。”安娜用小妹妹的口吻说了句残酷的大实话。

“多谢。”艾丽卡一边说，一边用肚子撞了她一下，安娜也用肚子还击，结果两个人几乎同时失去了平衡，四只胳膊在空中一通乱挥，想好好站稳，可接下来她们就笑得站不住了，只好一屁股坐在地板上。

她俩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突然心有灵犀，于是异口同声地大喊：“丹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楼下传来一个声音。

“我们站不起来啦！”安娜喊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她们坐在卧室地板上，听到他上了楼梯，朝这边走来。

“你们俩到底在干嘛？”丹一眼看到未婚妻安娜和她姐姐坐在穿衣镜前，好笑地说。

“我们起不来了。”艾丽卡尽量保持着尊严，伸出一只手。

“坚持一下，我去把铲车开来。”丹装作要转身下楼的样子。

“闭嘴！”艾丽卡说。安娜笑得躺倒在地板上。

“好吧，我来试试。”丹抓住艾丽卡的手拉她起来。“呃哦——”他呻吟道。

“拜托，音响效果就免了吧。”艾丽卡一边慢腾腾地起身，一边对他说。

“该死，你可真肥。”丹惊呼道，艾丽卡一拳捶在他胳膊上。

“这话你都说了有一百遍了，而且不是你一个人这样说。我说你别老盯着

我不成吗？怎么不看看你自己那位小胖妞？”

“好吧，当然。”丹拉着安娜站了起来，然后使劲亲了亲她的嘴唇。

“你俩要是想亲热，最好另找个房间。”艾丽卡戳了戳丹的肋骨，说。

“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房间。”丹又吻了安娜一下，说。

“好吧。那咱们就言归正传。”艾丽卡一边朝妹妹的衣橱走过去一边说。

“我不明白，你怎么会认为我能帮上忙呢。”安娜一步三晃地跟在艾丽卡后面，“我想不出我有哪件衣服适合你穿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艾丽卡翻看着挂在衣架上的衣服，“克里斯蒂安的新书发布会就在今晚，可唯一能把我装进去的东西就是玛雅的帐篷。”

“好吧，咱们想想办法。你穿的这条裤子瞧着还不错，我想我有件衬衫你也许能穿。至少我穿有点大。”

安娜从衣橱中取出一件淡紫色绣花短上衣。艾丽卡脱下T恤衫，让安娜帮忙把上衣套在头上。把衣服拉到腹部以下，好比是给圣诞香肠填馅，不过她总算成功了。然后，她转身面对镜子，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自己。

“你这样子棒极了。”安娜说，艾丽卡哼了一声算是回答。就凭她现在的身材，“棒极了”这个词似乎遥不可及，但至少她看上去还算体面，也看得出是尽力了。

“就它了。”她说。她想试着自己把上衣脱下来，但最后不得不认输，让安娜来帮忙。

“发布会在哪儿开？”安娜把上衣理平，挂回到衣架上。

“大酒店。”

“能为新作者开发布会，这家出版商还真不赖。”安娜一边向楼梯走过去一边说。

“出版公司对这本书兴趣极大。对于一本小说处女作来说，预订情况出奇地好，所以他们很乐意办这个发布会。我还听出版商说，媒体好像也很捧场。”

“那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？我猜你是喜欢的，不然你不会把它推荐给你的出版商。但它究竟好在哪儿呢？”

“它……”艾丽卡小心翼翼地跟在妹妹后面下楼，思索着该怎么评价这本书，“它有一种魔力。一种阴森的美感和令人不安的力量，而且……嗯，魔力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词了。”

“克里斯蒂安一定高兴坏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想也是。”艾丽卡走进厨房，听起来有点怀疑。她对每样东西的位置都了如指掌，于是直奔咖啡机而去。“不过，他似乎……”她住了口，免得将咖啡舀到过滤器里时数错了数，“一听说自己的书能出版，他欣喜若狂，可我总是觉得他在写作过程中受了点刺激。我也说不好，因为我实际上并不太了解他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向我讨教，不过我倒是很愿意帮忙。别看我不写小说，可改稿子还是很有经验的。刚开始，一切都很顺利，我所有的建议克里斯蒂似乎都乐于接受。不过到了后来，有时我想跟他探讨几个问题，他却临阵脱逃了。我真想不明白。但他这人是有点怪。也许就是这样。”

“我猜他这下入对行了。”安娜一本正经地说。

艾丽卡转过去冲着她说：“这么说，现在我不光是个肥婆，还是个怪物了？”

“别忘了，你还是个糊涂蛋。”安娜朝着艾丽卡刚刚启动的咖啡机点点头，“最好先加点水。”

咖啡机冒出一股烟，仿佛对此深有同感。艾丽卡瞪了妹妹一眼，关掉了咖啡机。

克里斯蒂安·赛德尔望着镜中的自己。有时他真不知道要如何评价自己的相貌。他四十岁了。时光飞逝，他发现自己对面的这个男人何止是长大，简直连两鬓都开始斑白了。

“你真是太帅了。”

桑娜突然出现在克里斯蒂安身后，双手搂住他的腰，他吓了一跳。

“你吓到我了，可别这么突然袭击。”他挣开她的怀抱，转过身之前，从镜子里瞥见她脸上怅然若失的表情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在床上坐下。

“你也很动人啊。”他说。当他看到这句赞美让她眼睛一亮时，心中更觉过意不去，但又有些恼火。每当她表现得像一只小狗，主人稍微给点好脸色就直摇尾巴时，他就觉得烦透了。他妻子比他小十岁，但有时他感到他们之间似乎至少隔了二十年。

“能帮我把领带打上吗？”他朝桑娜走过去。桑娜站起来，熟练地替他打好结。只试了一次就系得周周正正，她退后一步，欣赏着自己的杰作。

“你今晚准能一炮而红。”

“唔……”他说，主要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迎合她。

“妈妈！尼尔斯打我！”梅尔克冲进屋子，仿佛后面有一群饿狼在追他。他四处寻找避难所，黏糊糊的手指一把抓住了第一个能够到的东西：克里斯蒂安的双腿。

“该死！”克里斯蒂安粗暴地甩开五岁的儿子，但为时已晚。现在，两条裤腿的膝盖处都被番茄酱染上了鲜艳的污渍。他强忍着不发脾气——最近这事变得越来越难了。

“你就不能管好孩子吗？”他厉声说，同时去解西裤的扣子，打算换一条。

“我保证能弄干净。”桑娜一边去抓正举着一双小黏手朝床那边跑的梅尔克，一边说。

“你怎么可能办得到？我一小时后就得赶到那儿。只能换一条了。”

“但我想我能行……”桑娜好像快要哭出来了。

“还是好好看着孩子吧。”

他每说一个字，桑娜就往后退一步，就好像被他打了似的。她一言未发，抓着梅尔克的胳膊，把他推出房间。

她离开后，克里斯蒂安一屁股跌坐在床上。他扫了一眼镜中的自己。一个双唇紧闭的男人，穿着西装外套、衬衫，打着领带，下身穿着内裤，弓着身子，仿佛全世界所有的烦恼都压在他双肩。他试着坐直身体，挺起胸膛。看上去像样些了。

今晚是属于他的。没人可以夺走。

“有什么新情况吗？”古斯塔·弗莱格尔把咖啡壶递向刚刚走进警察局小型茶水间的帕特里克，问道。

帕特里克点点头，表示想来点儿咖啡，然后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。小狗恩斯特听到他们在休息，便拖着脚慢吞吞地挪进屋子，趴到桌子底下，巴望能有些食物碎屑掉到地板上让它舔着吃。

“给你。”古斯塔将一杯黑咖啡放到帕特里克面前，然后坐在他对面。

“你脸色有些苍白。”古斯塔打量着他这位年轻同事。

帕特里克耸耸肩：“就是有点累。玛雅睡不好，所以有些磨人。可想而知，艾丽卡累坏了。这说明家里的事一点也不轻松。”

“只会越来越糟。”古斯塔说。

帕特里克大笑起来：“哇！可真提神。但你说得没错，有这个可能。”

“这么说，关于马格纳斯·谢尔纳，你还没找到新线索吗？”古斯塔偷偷朝桌子下面扔了块饼干，恩斯特欢快地用尾巴拍打着帕特里克的脚背。

“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”帕特里克呷了口咖啡，说。

“我看到希娅又来过了。”

“是啊，好像都快成了强迫症了——但我想这也不奇怪。一个女人的丈夫突然失踪了，你让她怎么办呢？”

“也许咱们应该再多找些人谈谈。”古斯塔又偷偷给桌子下面的恩斯特扔了块饼干。

“你想找谁谈？”帕特里克都能听出自己的声音有多不耐烦，“我们和他的家人朋友都谈过，把邻居家的门都敲遍了，又在当地报纸上登启事征集线索。还要怎么样？”

“这么轻易就放弃，可不像你呀。”

“那好，你有什么高见，我洗耳恭听。”帕特里克很快后悔自己用这么粗暴的口气说话，虽然古斯塔并不像是生气的样子。“盼望找到尸体听上去够糟的。”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，“但我确信，只有到那时咱们才能知道他的遭遇。”

我敢打赌，他绝不是自愿消失的，如果能找到尸体，至少我们可以打破僵局。”

“我想你是对的。一想到他的尸体会在某处浮上岸或在树林中被人发现，真是让人不寒而栗。不过我的感觉和你一样。更可怕的是……”

“音讯全无，对吧？”帕特里克挪了挪一直被小狗沉甸甸地压着已经开始发热的双脚，说。

“呐，试想一下，你不知道你所爱的人去哪儿了。父母丢了孩子也是一样。美国有个寻找失踪儿童的网站，一页又一页，都是这些孩子的照片。除了‘我的老天’，我什么都说不出来。”

“这种事会要了我的命。”帕特里克说。

“你们这些家伙，到底在聊什么呢？这里的气氛简直像葬礼一样。”安妮卡凑到桌子旁，她轻快的声音驱散了二人低落的情绪。紧跟在她身后的是警察局最年轻的警员马丁·莫林，他是被茶水间里传出的动静和咖啡的香气引诱过来的。

“我们刚才在说马格纳斯·谢尔纳的事。”帕特里克说，他的语气显然表明谈话已经结束了。为了让别人都明白这一点，他换了个话题。

“那小姑娘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哦，我们昨天又拿到一些新照片。”安妮卡从外套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。

“看，她都长这么大了。”她把照片放在桌子上，帕特里克和古斯塔轮流过去看。马丁早上来上班时已经看过了。

“啊，她可真漂亮。”帕特里克说。

安妮卡点点头，深表认同：“她十个月了。”

“你们俩什么时候去那儿接她？”古斯塔流露出真切的关心。他完全明白，安妮卡和伦纳特之所以会认真考虑收养这个孩子，和他的劝说不无关系。所以，他对照片中的小女孩有种特殊的宠爱。

“嗯，我们得到的消息有点乱。”安妮卡说。她收起照片，小心地放回口袋里。“但我想还得过几个月吧。”

“你们一定觉得等得太久了。”帕特里克站起来，将杯子放进洗碗机。

“是啊。不过……至少已经开始办手续了。我们知道她会属于我们的。”

“是的，当然。”古斯塔说。他突然冲动地把手放在安妮卡的手背上，但马上又往回一缩。“好啦，回去干活吧。咱们可没工夫坐在这儿闲扯了。”他一边尴尬地喃喃自语，一边站了起来。

他的三个同事好笑地看着他耷拉着脑袋，灰溜溜地走出茶水间。

“克里斯蒂安！”浑身散发着香水味的出版总监走上前来，结结实实地拥抱了他一下。

克里斯蒂安屏住呼吸，免得把这股香得冲鼻的气味吸进来。盖比·冯·罗森的张扬是出了名的。所有的东西到了她这里都变得无比夸张：头发太多，妆画得太浓，香水喷得太多。为参加今晚这个典礼，她特意穿了一身触目的粉红色套装，领口处别了一朵绿色的布艺玫瑰，脚蹬一双高得吓人的高跟鞋，走路来摇摇欲坠。不过，尽管她这副尊容有些滑稽，但作为瑞典新贵出版公司的老板，她的实力可不容小觑。她在这一行已经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，思维敏锐，言辞犀利。那些没把她这个竞争对手放在眼里的人，永远没有第二次机会犯同样的错误。

“今晚该多么有趣啊！”盖比隔开一段距离扶着克里斯蒂安，笑容可掬地看着他。

仍在香雾中艰难呼吸的克里斯蒂安只有点头的份儿。

“连拉尔斯-埃里克和乌拉-莱娜都大驾光临了，这真令人难以置信。”她继续说，“这些人多可爱！自助餐瞧着棒极了。在这里发布你的杰作简直太完美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克里斯蒂安终于挣脱出来，后退了一步。

“呃，我得承认，有些不真实。我这本小说写了那么久，现在……呃，完成了。”他瞥了一眼安全出口旁桌子上的几摞书。每本书的书脊上都有他的名字，还有书名《小美人鱼》。他觉得有点反胃。这一切都是真的。

“呐，我们是这样想的。”盖比扯着他的袖子，边走边说。克里斯蒂安顺从

地跟在后面。我们先去见今天来的记者，让他们安静地和你谈谈。我们对媒体的反应非常满意。《哥德堡邮报》、《哥德堡报》、《布胡斯伦报》和《斯特伦斯塔德报》的记者全来了。没有全国性报纸，但这没关系，要知道今天《瑞典日报》上有篇书评把你的书捧上了天。”

“书评？”克里斯蒂安问。他在盖比陪同下来到舞台旁的一个小讲台。他将在这里接受媒体的采访。

“我过会儿再跟你说。”盖比把他按在靠墙的一张椅子上。

他试图重新掌控一些局面，却感到自己仿佛被吸进了一台滚筒干衣机，逃也逃不掉。看到盖比已经在向外走去，把他甩在后面，他这种感觉越发强烈。服务生们急匆匆地跑来跑去布置餐桌。谁也没有注意到他。他闭目小憩，想起了自己坐在电脑前，用成百上千个小时写就的《小美人鱼》。他也想起了她，那条美人鱼。

“克里斯蒂安·赛德尔？”

一个声音将他从神游中唤醒，他抬眼看去。一个男人站在他面前，伸出手，似乎在等他做出反应。于是他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。

“我是《斯特伦斯塔德报》的比厄·扬松。”他把一个硕大的相机包放到地上。

“哦，呃，欢迎。请坐。”克里斯蒂安显得手足无措。他四处张望着寻找盖比，却只瞥见她那身触目的粉红套装在出口处一闪而过。

“他们为你这本书，在公关上可没少下功夫。”扬松环顾一下四周说。

“是的，看来的确如此。”克里斯蒂安说。接着，二人都沉默下来，有些局促不安。

“咱们可以开始了吗？还是再等等其他人？”

克里斯蒂安茫然地瞪着这位记者。他怎么知道？他又没经历过这种场合。但扬松把一台录音机放到桌子上，按下开关，似乎轻而易举地就掌控了全局。

“那么，”他目光尖锐地注视着克里斯蒂安，“这是你的第一本小说，对吧？”

克里斯蒂安不知道除了老实承认他是否还应该做些什么。“是的，没错。”他清清喉咙说。

“我很喜欢它。”扬松语气生硬地说，听不出有丝毫赞美之意。

“谢谢。”克里斯蒂安说。

“你想借这本书表达些什么？”扬松检查了一下录音机，确保它在正常录音。

“我想表达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是本小说，是我脑海里的一个故事，我想把它讲出来。”

“这个故事阴暗得可怕。我几乎想用‘绝望’这个词来形容。”扬松审视着克里斯蒂安，仿佛要窥破他灵魂最深处的隐秘，“你就是这样看待这个社会的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是不是要通过这本书来表达我的社会观。”克里斯蒂安搜肠刮肚地想找些妙语警句。他还从未以这种方式去想自己的作品。很久以来这个故事就是他的一部分，深藏在他心里，最终他觉得非把它写下来不可。但这和他的社会观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一点他连想都没想过。

盖比终于来替他解围了。她和其他记者一起走过来，他们互相打了招呼，围着桌子坐下，扬松关掉了录音机。整个过程持续了几分钟，克里斯蒂安趁机整理了一下思路。

这时，盖比示意大家注意。

“欢迎大家莅临为文学界超级新星，克里斯蒂安·赛德尔举办的晚宴。我们公司的全体同仁有幸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《小美人鱼》，感到无比自豪。我们认为，这标志着他即将开启一段持久而辉煌的写作生涯。克里斯蒂安还没看过一篇书评。所以，我要万分喜悦地告诉你，克里斯蒂安，今天很多家媒体都刊登了精彩绝伦的书评，其中就有《瑞典日报》、《最新消息》和《瑞典工人报》。我给大家读几段。”

她戴上眼镜，拿起面前桌子上的一叠报纸。白色的新闻纸上，用粉色荧光笔标出了一些段落。

“‘这是一位语言大师的杰作，它描绘了普通人的悲惨境遇，同时也着眼于整个社会现实。’这是《瑞典日报》的。”盖比向克里斯蒂安点点头，解释说。然后，她开始读下一篇书评：“‘阅读克里斯蒂安·赛德尔的书苦乐参半，因为他用精炼的散文式语言揭露出社会对安全和民主的虚伪承诺。他的语言如利刃般刺穿我们的肉体 and 良心，逼着我狂热而急切地读下去，就像一个苦行者那样，去寻找更多令人百般煎熬，但又奇迹般荡涤心灵的痛苦。’这是《最新消息》的。”盖比摘下眼镜，将那一小叠书递给了克里斯蒂安。

他接过书评，震惊得难以置信。那些话他都听到了，沐浴在赞美声中的感觉真不错，可他实在搞不懂这些批评家在说什么。他只不过是把她写了出来，讲述她的故事。把她说过的话和有关她的一切一古脑儿倒出来，有时这令他感到筋疲力尽。对社会评头论足并不是他的本意。他只是想谈谈她。

但他忍住没有反驳。没人会明白的，随他们去吧，也许这样更好些。他永远没法解释。

“多妙啊。”他听到这句话从自己的口中毫无意义地蹦出来。

然后，记者们提出更多的问题，对他的书发出更多的赞美和评论。他发现自己对于每个问题都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他要怎么去描述自己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东西呢？这不仅仅是个故事，它是关乎生存和痛苦的。他尽力清晰而缜密地把它讲出来。显然，他成功了，因为盖比一直在点头称许。

当采访终于结束时，克里斯蒂安只想回家。他简直要累死了，却不得不继续留在大酒店华美的餐厅里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勉强堆起一个微笑，准备会见开始鱼贯而入的来宾。谁都不会想到这个笑容花了他多大的力气。

“你今晚能尽量保持清醒吗？”埃里克·林德对他的妻子低声呵斥，免得被其他排队等候参加晚宴的人听到。

“你今晚能管好自己的手不到处乱摸吗？”路易丝反唇相讥，并没有刻意放低音量。

“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。”埃里克说，“还有，请别那么大声。”

路易丝冷冷地看着自己的丈夫。他是个风度翩翩的男人，这一点她无法否认。很久以前，她就是被他的风度迷住的。他们在大学里相识，那时有很多女孩子满含妒意地看着她，因为埃里克·林德成了她的裙下之臣。可打那以后，他的风流成性让她对他曾有过的爱、尊敬和信任都慢慢地、彻底地消失了。不过，他似乎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主动投怀送抱的情人。

“嗨！你们也来了？太好了！”塞西莉亚·詹斯多特朝他们走过来，在二人脸上礼节性地各吻了一下。她是路易丝的美容师，过去一年里一直和埃里克暗通款曲。当然，他们还以为路易丝被蒙在鼓里。

“嗨，塞西莉亚。”路易丝笑着说。她是个温柔的姑娘，如果她对每个同她丈夫睡过的女人都心怀怨毒，那她在夫雅巴卡早就呆不下去了。另外，很多年前她就已经不在乎了。她有了女儿们，还有那美妙的发明：盒装酒。她还要埃里克干什么？

“夫雅巴卡又出了个作家，这多让人激动！先是艾丽卡·法尔克，现在是克里斯蒂安。”塞西莉亚几乎要蹦起来了，“你们俩谁读过他的书吗？”

“我只看商业杂志。”埃里克说。

路易丝翻了个白眼。说自己从不读书，这是埃里克惯用的调情手段。

“我希望咱们能带一本回去。”她紧了紧外衣说。她希望队伍能走得快些，好进到里面暖和暖和。

“是啊，路易丝是我们家的书迷。不过，你又不需上班，除了看书你还能干什么呢？对吗，宝贝？”

路易丝耸耸肩，没理会这句恶意的嘲讽。明明是埃里克非要让她在家照顾年幼的女儿，而且她每天像个女奴一样从早忙到晚，把家里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他却乐享其成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说这些也没什么意思。

他们一边慢慢向前移动，一边闲聊着。最后，他们终于进入门厅，把外套挂好，下楼前往餐厅。

路易丝直奔吧台而去，埃里克的目光死死盯在她后背上。